

巴塞爾藝術展 245藝廊參與



▲展廳一角 本報攝

48新客齊試水

本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吸引四十八間藝廊首次參加香港藝術展。他們是香港甚至亞洲的「新客人」，是集結生命力的鮮活創作者。

首次參展 活力十足

來自斯德哥爾摩的藝廊ANDR&HN-SCHIPTJENKO首次赴港參展。漂亮的女老闆Marina Schiptjenko站在展位中，有些忐忑。「亞洲以及澳洲，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不過我們並不熟知他們的喜好」。

展位正中是一組女孩頭像，出自「八〇後」女藝術家卡伊莎柴培爾之手。那些紮馬尾辮或留莫西干頭的頭像，被Jesmonite製成的石柱頂得太高，眼中全是挑釁和不屑。Jesmonite由石英石、大理石屑和雲母混合而成，具有反光質感。而展位牆角是托尼麥特里所做的銅質雜草，蓬蓬鬆鬆從一隅鑽出來，以假亂真。

Schiptjenko表示，藝廊欣賞藝術家對不同材質的嘗試。「材質組成藝術的一部分，不同的選材有不同的價值，我所說的價值並非價格，而是意義，例如銅質的草不會生長，亦不會枯萎，它們一直都在」。

作品奇特 顛覆表達

墨西哥Galeria OMR藝術總監Jaime Riestra，當日清晨在展位中發現一隻打盹的小鳥，遂精神一振。「這是個好兆頭」。初次來港，Riestra將本次參展視作「試水」。「就像一個測試，看看不同地域對什麼感興趣」。

當然，展位中除了這隻不明就裡飛來的小鳥，還有些更奇特的作品。藝術家用頭髮、蛋殼、暈開的中國墨、樹枝和投影或玻璃，表達，或顛覆表達。藝術家Torres將透色顏料和聚氨酯塗抹在樹脂表面，當觀者移動，角度發生變化，作品的顏色也會跟着變化。「是不是很神奇？這是和觀者的互動」，他不認為新科技的運用會摧毀什麼，反而「用紙筆創作的人太多了」。

「我們珍視亞洲市場，因為歐洲的時代已經過去，亞洲和美洲是希望，我們是希望。」說到此處他大笑起來，惹得小鳥回頭看了一眼。

未來亞洲 重要市場

當其他國家的當代藝術家們糾結於如何在當代藝術中植入本土文明時，紐約永遠昂首闊步，天知道他們影響了當代藝術多少。

首次來港的紐約303 Gallery，帶來包括Doug Aitken的《MORE》和《100YRS》等作品。負責人Kathryn Erdman在表態「亞洲未來是一個重要的市場」的同時，依舊強調，展覽本身的「對話」意味強過推廣。

鏡面組成的《MORE》反射出觀者，其上又附着支離的碎片。如果More（更多）是破碎的，那less（更少）是否反而完整？而另一幅作品《100YRS》則被作者刻意裁剪去了所有信息，是怎樣的一百周年？藝術家或許本就不願人去猜。倒讓人想起安迪·沃荷的一句話——我從不閱讀，我只凝視圖片。若想純粹感官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切斷思索的回路。不過，這種切斷，豈非本就是一種思索。



▲ Schiptjenko 藝廊老闆 Marina 本報攝



▲ Galeria OMR藝術總監 Jaime Riestra 本報攝



▲ 303 Gallery負責人 Kathryn Erdman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雖遇上黑雨警告，首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ong Kong昨天早上十點準時在香港會展中心開了傳媒簡報會，又請來特首梁振英為開幕剪綵。難怪記者撞見來參展的曾梵志，他會感慨一句「好熱鬧」。

主辦方也顯得頗為自信。「我相信這會是一屆成功的展覽會。」傳媒簡報會上，巴塞爾藝術展總監Marc Spiegler說。畢竟，匯集二百四十五間來自世界各地的藝廊，開一個整整四天、有展覽有講座沙龍還有新書展售的「大市集」，絕非易事。

一連四天舉行

「三年前，我們已在物色合適的亞洲展場，」Marc說：「香港絕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Art Basel的前身是二〇〇八年起每年舉辦的Art Hong Kong。今年三月，巴塞爾藝術展宣布收購香港國際藝術展六成股份，於五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在港舉辦Art Basel Hong Kong。

來參展的，除去高古軒和格萊德斯通等老牌畫廊，還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參展方來自亞太地區，香港本地畫廊也佔了二十六間。這似乎也符合展覽的定位：既在亞洲舉行，怎能冷落亞洲的藝術家？這個一九七〇年創立於瑞士巴塞爾的藝術展，深諳「因地制宜」的妙處。

這二百餘間畫廊的攤位，分散在會展中心的一層和三層。粗看下來，歷史較悠久、較大名氣的多集中在一層，比如高古軒和格萊德斯通，還有因捧紅赫斯特而聞名於世的英國畫廊白立方。三層則多見新面孔，比如首次來港的303 Gallery以及武漢的Fine Arts Literature。

香港本地的畫廊多集中在三層的「亞洲視野」展區，比如展示鄭哈雷作品的Galerie Ora-Ora和展示洪強裝置作品的少勵畫廊等。該展區的四十七間畫廊全部來自亞洲和亞太地區，而且，參展方多關注某一位或某兩位藝術家，較少見到一人一幅的聯展。

「我們這次想讓攤位看上去簡潔清爽。」漢雅軒負責人林昶汶說。這間總部位於中環畢打行的畫廊，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向西方介紹內地藝術家的作品。今次他們帶來邱志傑和吳山專的雙人展，兩人都是內地畫家，都與漢雅軒有長期合作關係。

推介本土藝術

參與大規模藝術展，畫廊為求穩，選擇合作多年老拍檔的作品，無可厚非。Galerie Ora-Ora帶來的也是長期拍檔鄭哈雷的作品。鄭哈雷二〇〇八年自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翌年即有作品在蘇富比亞洲當代藝術秋拍中亮相。他的作品，與邱志傑和吳山專等人作品相仿，採「混合媒介」手法，不滿足於繪畫、裝置或攝影等單一媒介，關注香港本地風情。

「香港藝術家生存不易，作為本地畫廊，我們會盡量幫手。」Galerie Ora-Ora經理謝穎君說。Art Basel在她看來，不失為推介香港藝術家作品的好時機。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畫廊都只找老朋友幫手，像刺點畫廊與又一山人，又像洪強與少勵畫廊，便都是新近結識，想要在Art Basel上一試身手。本地設計師又一山人因「紅白藍袋」系列成名，這次與刺點畫廊合作的「從蘇東坡想起八大山人」走的也是「舊物翻新」的路子；至於第一次參與Art Basel的本地藝術家洪強，則拿出了自己籌備十五年的裝置，以災難為主題，意在回顧並反思。他說展出裝置作品要考慮燈光和電子制動儀器等元素，成本高，需要很多人手，「我已經幾天熬通宵了」。寸土寸金的香港本就不容易找到大件裝置作品的展出地，今次也算難得的機會。

東方遭遇西方

藝術展畢竟冠了「巴塞爾」的名，呈現本地藝術家和畫廊之餘，也不忘玩一場「東方遭遇西方」的遊戲。香港畫廊如藝術門等推介Jason Martin的近作，格萊德斯通及佩斯畫廊等也不乏中國藝術家張曉剛和周春芽等人作品。來自阿姆斯特丹的Grimm Gallery準備了中文版本的新聞稿，可記者問格萊德斯通副總監Simone Battisti是否為了這次香港展覽特意揀選中國藝術家作品，他卻搖頭：「我們不關心究竟是Art Hong Kong還是Art Basel，我們只想將最好的東西帶來。」

或許現代藝術發展至今，早已突破東西方既定邊界。曾梵志新作畫的是枝葉交錯的叢林，不再延續「面具」系列風貌。「你可以說它是一片風景，也可以說他只是抽象符號。」沒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尤其是在現代藝術的語境中。Marc既然覺得香港是Art Basel的完美場地自有他的道理，只是「完美」與否，仍需時間檢驗。

「你問我參與Art Hong Kong與Art Basel有什麼不同？我恐怕只能在展覽結束後才能回答。」菲律賓Silver Lens畫廊負責人Isa Lorenzo對記者說。



▲特首梁振英與Marc Spiegler（左一）、巴塞爾藝術展亞洲總監Magnus Renfrew（右二）和巴塞爾藝術展發展策略總監Annette Schonholzer（右一）出席開幕式 本報攝



（巴塞爾藝術展系列報道之一）

編者按：Art Basel Hong Kong今起至二十六日對公眾開放，期間將舉行講座和沙龍對談等系列活動。查詢可瀏覽artbasel.com。

蔡豪杰勇於搏擊向前



▲蔡豪杰作品《丁香花開》



▲《相依的時刻》（二〇〇八年玉樹地震寫生）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蔡豪杰先生，從小的志向是成為一名對中華文化藝術事業有擔當的藝術家，他說繪畫是受他母親的影響，「我母親喜歡畫畫，她喜歡畫花鳥，繡花等等，我喜歡臨摹連環畫，當時臨摹的連環畫貼得整個牆壁都是。一邊畫一邊自我欣賞，之後就慢慢地愛上了藝術繪畫。」

蔡豪杰雖然上了藝術院校，但最終屈服於生存的壓力而選擇了香港自主創業，與藝術的擦肩而過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多年過去了，在實業中功成名就的蔡豪杰依舊保持着對藝術的摯愛之情，所以他主動投身藝術延續自己的藝術夢想。

幾十年來，蔡豪杰一邊嘔心瀝血打理自己的「華杰集團」，一邊廣結名流，虛心求教，始終保持和新尚誼、詹建俊、金山石、張祖英等油畫大家密切來往，從而讓自己時常接受藝術的薰陶。

蔡豪杰創作的作品獲得了藝術界和藝術市場的廣泛認可：二〇〇七年他的《錦鯉圖》被香港特區政府禮賓府收藏；二〇〇八年他的《高山之歌》入選「北京油畫學會首屆油畫展」，同年他被選為北京油畫學會特別顧問；二〇〇九年《美麗的紫荊花》入選「第十一屆全國美術展」；二〇一〇年，其作品《搏擊向前》入選「油畫藝術與當代社會——中國油畫展」；二〇一一年《春水》入選「藝術家眼中的當代中國——中國油畫藝術展」；二〇一〇年蔡豪杰把《大海的情懷》捐贈給第三屆中國海峽兩岸文博會；二〇一一年《香江春水》入選中國國際文化藝術博覽會，二〇一二年該畫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二〇一二年《老磨的啓示》



▲取法自然，神采為上。蔡豪杰喜將景物自然神韻入畫

►《搏擊向前》參展二〇一二年英國倫敦國際奧運美術大展

入選「可見之詩——第二屆中國油畫寫生作品展」。

在與眾多藝術家的交往中，蔡豪杰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繪畫技法，而且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看法也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和思考。他說：「傳統技法並不是創新的攔路虎，也不是絆腳石，而是奠基石。能夠站得多高、走得多遠，首先在於創新。沒有畫出自己的東西，就不是自己的畫，是描別人的畫。」

